

談現代小說裏的

母子關係

葉石濤

現代歐美作家，在小說裏，似乎把特定的環境下所發生的所有事件描寫殆盡了，而且把這種事件發生在正常人物的心理狀況也分析得一清二楚。結果，給極平常且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範圍裏帶進了許多倒錯的觀念；如變性、不易瞭解的形而上的苦悶等。這是一片廣大而且不健康的不毛之地，作家迷失在這片處女地裏辛勤地工作的結果，作家本身被迫不得不做一些文學上的冒險；在小說裏的「性」已經墮落到視同猥褻無分軒輊的地步，這種傾向反過來威脅到作家本

身的存在意義。他們在小說裏熱烈的追求着肉體和精神之間極端異常的關係。因此吸引他們的不外乎是被瘋狂所腐蝕的精神以及那令人不寒而慄的異常心理。由於追求敏銳的感性以及表現這種感性的手段，他們責無旁貸的任務便是不斷地打破落伍的形式和技法。甚至於有必要時，他們吃藥物以便換取某種經驗。然而成爲問題焦點的其實並非技巧。

事實上歐美作家現在拼命地企圖從現實社會裏撈取他們所能得到的貧乏的經驗，將它轉變爲豐饒的面

貌，平直的描寫在他們的文藝作品裏。這可以從反小說 (nouveau roman) 的痛苦呻吟以及馬歌爾，麥克爾罕的言論裏得到印證；麥克爾罕曾經說道：「媒介物就是內容 (message)」。

的確歐美作家，中國作家甚至非洲作家所注意的主題各不相同，即使是相同的主題，但闡釋主題的方法也迥不相同。我們却不可把這種相異之處歸於作家的任性，或是作家精神構造的不同。主題闡釋的不同，就是反映了作家生長的社會，以及作家所隸屬的社會之間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來自作家各人所屬的社會之不同而已。

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母子關係」這個主題。衆所皆知，這個主題是現代歐洲小說裏最重要的主題之一，而跟兩位著名作家，普魯斯特和勞倫斯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假若普魯斯德的長篇小說「潮往」的主角能够不用焦急地等待就寢前母親的一吻就能酣然入睡，那麼透過藝術去重現「失去的時間」的這篇富有革命性的龐大文學作品就無從誕生。

他的小说是有關於人類的習慣、道德這種複雜而且總體性的研究，以及描寫有關藝術和時間的錯綜複

雜的關係，這都是從偏愛母親的作者底內向性格，並且沉溺於同性戀傾向中，不自覺的創造出來。當然，在普魯斯特的小說的結尾，主角雖然能够重現「過去」，成功地掙脫了「時間」的束縛，但是找不到他已經突破了「母子關係」的任何痕跡，而且他自始至終仍然是偏愛母親的內向性、同性戀型的人，因此留在我們心裏的形象，仍然是有缺陷的，而不是健全的印象。

勞倫斯的小說「兒子與情人」的主角毅然地向異常的母愛和自己對母親的愛所構成的母子關係挑戰。然而在他小說的末尾，當母親面臨死亡的時刻，曾經受到母親阻礙的他和情人之間的愛情也頓然消失。

儘管他嚐到了自由的滋味，但是夜空之下的他，心中充滿惆悵，最後他獲得的只是空虛的解脫感而已。所以在勞倫斯的小說裏母子關係仍然給人一種缺陷的美感。

非洲奈及利亞東部的作家約翰·姆諾尼耶 (John Munoje 1929—) 有一篇小說叫做「獨生子」。在這篇小說裏呈現出來的是完全異質的母子關係。在非洲這樣的環境下，母親的一吻並非死亡的吻；而是

完全全母愛的流露。在非洲，母愛絕不會是歪曲的，同樣兒子的孺慕親情也是極自然的。因此母親只希望兒子能够脫離她照顧而獨立生活。守寡的母親希望獨生兒子能够在「部族傳統的生活圈」內，獲得成功和幸福。然而兒子却夢想進去教會學校讀書以獲得書寫的能力。這時候，母子之間有齟齬和對立發生，這可以說是代溝的題。母子關係之中根本沒有「戀母情結」的影子存在。換言之，母子關係間所存在的糾葛是出於價值觀念的不同，寡婦對獨生子的情人並不感到嫉妬。這種類型的母親是現實的，因此非洲作家也就從他周圍環境的生活中，取得材料。

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取材於清末民初滿清官僚遺老的家庭生活。時代的轉變使得這家庭再不能依附特殊權力機構過着那種優游的生活，事實上這個家庭已漸趨瓦解。張愛玲驅使着豐富的色彩、聲響、嗅覺來使雛型母系社會鮮活地形象化，從這家庭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刻劃出我們民族的普遍人性。但是小說的重點却放在七巧這位姜家二奶奶的身上。七巧出身於較低賤的小商人家庭却嫁給這滿清遺老殘廢的第二個兒子，由於自卑感加上數不盡的委屈，使七巧的心

靈受到嚴重損害。她變成愚昧、偏執、自私、佔有慾很強的女人；這也許是她生存的武器吧，否則她隨時隨地有精神崩潰的可能。當然有這種心理的女人對兒子的態度也是異乎尋常的。對於七巧的兒子長自替她裝煙的那段，描寫得非常細緻，充分的流露出這種異常的母子關係。爲了使長自，永遠的留在她的身邊，她破壞了兒子和媳婦的性生活，寧願兒子在外拈花攀柳，娶姨太太也不願讓他兒子被媳婦所佔有。她又暗地裏使兒子抽大煙，想盡辦法把兒子牢牢地拴在她身邊。

這樣的母子關係乍看類似「兒子與情人」中的母子關係；其實不然，歐美小說裏的母子關係不管多麼異常，仍然保有建立在個人主義的明晰倫理性，所有異常心理並沒有行爲化，只是在心靈深處留下一些創傷罷了。在「金鎖記」裏的母子關係帶有濃厚的封建意識，七巧的佔有兒子是以「一家」的延續爲其前提；因此，她驅使所有手段毀滅自己兒子。她不怕被人指摘和非難，她有站得住腳的堂皇理由，這使她巧妙的利用封建習慣以隱藏她對兒子異常的佔有。

在現代臺灣作家之中最有才華的作家白先勇，他

在現代文學復刊第一期發表的長篇小說「孽子」的一部分，恰巧探討的主題也是母子關係。小說主角的父親原是在抗日戰爭立過功勳的革命軍人。來到臺灣以後淪為貧苦的升斗小民。主角本青的母親是一個餐女，嫁給年齡懸殊的丈夫，後來又隨情人私奔。白先勇的時代感覺尖銳異常，正確的抓住了這三十年來臺灣社會的轉變，刻劃出貧苦人家生存的現實。但是由這篇小說的主題來看，主要的部分是李青跟他的母親的關係。李青的母親疼愛他的弟弟「弟娃」，她以為弟娃是觀音娘娘特地送給她的。儘管如此，她並非不愛李青，她常用大姆指來搓平李青的額頭說：「黑仔，莫要皺眉頭，小孩子額頭上有皺紋，要不得，犯凶的。」後來李青找臨死的母親時，儘管現實生活的殘酷多少損害了母子的心理狀態，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看到母親自然流露出來的母愛。白先勇在小說裏描寫的母子關係仍然是正常的。脫不了我們民族固有的倫理模式。我們看不到西方「戀母情結」的異常心理。病態，窮苦的現實生活造成母子間不正常的接觸和溝通方式，但是基本母子間的愛情是存在的。

李喬是臺灣的現代中國作家中，對母子關係非常

關心的作家，在他的一部分小說裏，不難發現有關母子關係的描寫。本喬自選集的第一篇小說「飄然曠野」便是等於臺灣的「兒子與情人」。這篇小說是用現代手法以主角的獨白平鋪直敘的。小說的主角在與他的情人幽會時，他母親癌症病人的臉龐，一直在腦海中盤旋。他的母親是臺灣農家的一個典型母親。她對於兒子的慈愛是健全的。在這篇小說裏，並沒有異常的心理存在；也不發生選擇母親或情人的問題。有一天，能够取代他死去的母親來照顧他的一定他的情人無疑，雖然在這幽會的時間裏，小說的主角焦急地想擺脫情人，以便回到母親身旁去，那並不是他選擇母親丟棄情人；只是由於母親的疾病，使得他不得不焦急地渴望回到母親的懷裏去。這正是無限孝思的自然流露吧！值得注意的是李喬這篇小說把母子關係套入佛教的倫理模式裏去。以作者的觀點來說，所有人際關係都是人「業苦」的來源，母子關係也是人類諸般「業苦」之中的一種，而且是最原始的一種。由於人間充滿了痛苦，所以人類所生存的世界是一所重重疊疊的地獄。李喬的這篇小說之所以有類似虛無的氣氛，大概和作者的佛教觀念有密切關係吧？